

湖南文艺出版社



新潮女性 文学导引

荒林

著

新潮女性文学导引



荒林 著

新潮女性文学导引

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新潮女性文学导引

荒 林 著

责任编辑：弘 征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625 插页：4

字数：147,000 印数：1—3700

简易精装：ISBN 7—5404—1386—7
I·1104 定价：6.7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并负责调换

目次

导论	(1)
1. “为了女人，干杯！”	(2)
2. 个人化的女性叙述与女性叙事	(7)
3. 境遇与话语的相逢	(11)

上篇：新潮女性作家批评

女性的自觉与局限

——张洁小说知识女性形象	(15)
--------------------	------

超越女性

——残雪的小说	(34)
---------------	------

异性爱的沦陷与女同性恋诞生

——张辛欣、刘西鸿小说比较	(45)
---------------------	------

陈染小说：女性文本实验	(55)
-------------------	------

女性诗歌神话

——翟永明诗歌及其意义	(76)
-------------------	------

论伊蕾	(89)
-----------	------

寻找女性的根

——叶梦散文批评	(102)
----------------	-------

生命和诗歌的履历

——评舒婷的散文创作 (109)

一种女性写作：在荒诞中反荒诞

——斯妤散文“荒诞系列”及其它 (113)

下篇：新潮女性作品解读

方舟 (122)

天窗 (154)

静安庄 (167)

独身女人的卧室 (186)

应该做一个制作者 (199)

感受积木 (206)

导 论

中国“女性”诞生于“五四”那个颠覆封建礼教秩序的时代。时至今日，将近一百年的中国女性主体艰难生成历史，没有西方妇女那样独立的妇女运动资料可供考察。现代意义的中国妇女解放是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由男性主体中的优秀分子发起和充当引导；当代意义的中国妇女解放通过新中国社会制度建立获得允诺。其中真正主体意义的妇女自我意识觉醒、妇女性别解放，在今天看来无不是令人震惊的空缺。如果要在妇女自身中间谱写一个女性传统的历史，不得不面对女作家作品，因为无论如何，妇女的写作是女性解放最初和最终的见证。然而，即使面对大批女作家作品，我们仍得小心翼翼摸索前行，写作的女作家是否坚持了妇女经验的表达，是否意识或感觉到了“妇女的特殊存在”并非一目了然。女作家们在父权制巨型话语、民族寓言性写作引力场中艰难跋涉，自身的女性体验变得忽隐忽现甚至隐而无形，女性话语建设可谓筚路蓝缕。

如果说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始的中国女作家女性话语建构，曾经形成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女性自叙体为真正起点，到张爱玲小说对女性自身内在悲剧揭示为终结的第一个高峰，那么，我们在本书中探讨的，穿越五十年沉寂时空而与之呼应

的“新潮女性文学”，无疑是当今女性话语建构的鲜活景观。之所以称之为新潮，即在于它本身无可选择的是中国女性自我生成的凸现，是对于“五四”“女性”的再现与填充，在女性自身传统的河床它具有时空与内容的新生性质。同时，不同于“五四”女性话语更多依附于男性话语而存在，80、90年代的女性文学呈现了独立的、个人化女性话语特征。它已经提供给我们女权/女性主义（feminism）研究为数可观的材料。

1 “为了女人，干杯”

如果说80年代开始的中国妇女性别解放是对“五四”妇女解放的深化，这一深化不仅与人的解放历史语境相契合，无疑也与60、70年代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相呼应。然而本土文明情境及妇女现状仍然使中国妇女这次属于自觉与独立的解放局限在知识女性层面、展开于女性作家作品之中。这正是新潮女性文学诞生的动因。

1981年的年底，张洁在北京完成了她最具女权意味的中篇小说《方舟》。

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

《方舟》如以上题记指认了妇女的现实境遇，特别强调性别与境遇的直接因果；《方舟》标题则以彻底对立的态度执着于妇女的协作与反抗，并坚信“方舟并骛，俯仰极乐”。《方舟》最重要的艺术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中国第一个女性性别群体。以类似家庭形式生活在一起的三位知识女性荆华、柳泉、梁倩，首先摆脱了物化自身的婚姻处境，她们的离婚象喻性地重复了“五四”女儿冲破家庭、背叛角色的解放图景。对于苦难深重的

中国妇女而言，摆脱物化、客体化、服人、从人处境，理所当然解放的第一步，也是真正现代意义妇女解放的前提。在这里，《方舟》象征性地对五四妇女解放、包括新中国成立给予妇女经济、法律保障作了历史定位。《方舟》更重要的表现目标，是真正现代意义的性别对抗与性别斗争。三位知识女性以前所未有的清醒和愤怒面对性别歧视，协力合作反抗来自男权的多种压迫，为维护性别尊严艰难拼搏。她们对于社会人格的争取、对自我价值实现的看重，具有强烈的权利意识。在中国女性主体生长史上，她们第一次喊出了“为了女人，干杯！”与“五四”女性主体诞生之际子君石破天惊说出“我是我自己的”相呼应，却如此清晰地呈现了中国妇女的成熟与老练；话语中所体现的沧桑、清醒与自觉，迥异于女儿式天真、稚气。它宣告着漫长的取消女性性别声音时代的终结。它预示成熟的女性主体诞生与女性话语时代的临近。

就在《方舟》性别群体形象诞生后不久，1984年四川女诗人翟永明写下了引起诗坛轰动的组诗《女人》。这组以序言《黑夜的意识》明确宣布女性精神性别的女性诗歌，明显受到美国自白派女性诗人普拉斯的影响，但它对于东方母体神话的复制，又明显未弃本土根系。

“作为人类的一半，女性从诞生起就面对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对这世界最初的一瞥必然带着自己的情绪和知觉，……她是否竭尽全力地投射生命去创造一个黑夜？并在各种危机中把世界变形为一颗巨大的灵鬼？……”

这里所表达的性别立场认识及根植其上的性别精神创造的理解，体现了女诗人女性主义文学方向的自觉。八年后，翟永明又发表了一首很富硝烟气息的《我策马扬鞭》：

我策马扬鞭 在有劲的黑夜里
雕花马鞍 在我坐骑下
四只滚滚而来的白蹄

踏上羊肠小道 落英缤纷
我是走在哪一个世纪？
哪一种生命在斗争？
宽阔邸宅 我曾梦见：
真正的门敞开
里面刀戟排列 甲冑全身
寻找着 寻找着死去的将军

我策马扬鞭 在痉挛的冻原上
牛皮缰绳 松开书与黄昏
我要纵横驰骋
穿过瘦削森林
近处雷电交加
远处儿童哀鸣

什么锻炼出的大斧
在我眼前挥动？
何来的鲜血染红绿色军衣？
憧憬呵，憧憬一生的战绩
号角清明 来了他们的将士
来了黑色的统领

我策马扬鞭 在揪心的月光里
形销骨锁 我的凛凛坐骑
不改谲狂的禀性

跑过白色营帐 树影幢幢
瘦弱的男子在灯下奕棋

这首诗体现着八年中写作了《女人》、《人生在世》、《死亡图案》和《静安庄》等著名组诗、长诗作品的诗人性别奋战的特殊心情，带有某种性别历史沧桑意味，不期而然地与“为了女人，干杯”相应和。

用散文表达性别意识，进而对性别人格予以张扬，湖南女作家叶梦可能是开始得最早也走得最远的一位。早在1983年，她的散文《羞女山》就揭去笼罩在女人肉身的面纱，对几千年囚禁女性的男性文明进行否认而扬起女性肉体生命的辉煌。对女性肉体生命的重新认识，也即对男性压迫与歧视妇女根基的动摇。叶梦在她的众多散文中，对女性生理周期进行了诗意的描述，强调女性自我认知与感知世界特殊方式。《我不能没有月亮》堪称叶梦散文的代表作，在这篇构思新颖的散文中，叶梦把女性/月亮这一女性与自然生命依存、智慧依存的永恒境界还原为感觉，又凝固为新的语言。《创造系列》第一次大规模将女性妊娠、生育和哺养写进散文，并且将女性的生殖行为与写作行为视作同一欲望产物。这与法国女权主义者埃莱娜·西苏的观点一致。很难说叶梦只是个人的生命体验而未受到西方女权思想影响。叶梦在《黑眼白眼看男人》一文中，既记录了她与湖南另一位重要女性作家残雪讨论女权主义的轶事，又引用了

她与北师大刘锡庆教授一起探讨女性文学的书信。

“记得1988年6月底的一天，残雪女士来我家扯谈。说起她在上海参加长篇讨论会的情况，很是得意。说到某男评论家的蠢相，我们两个咯咯咯的典型女人式地笑成一团，开心得不得了。末了，她又说起，在上海那个会上，有位女士的发言，发言内容正好是她一个多月之前写给《文学自由谈》一文中的全部内容，残雪在文中设计这样一位女士的讲话，不期一个多月后，果然神奇地应验，内容相差无几，开头一句正是：“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然而，那位女士浑然不觉，她压根也不知道残雪的什么文章。”

“北师大刘锡庆教授在给我的信中谈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他归纳女性文学为三种状态：“雄性化、无性化、表层的女性化。”女作家大多忘记了自己的性别，一拿起笔，便自觉不自觉地走入到对男作家亦步亦趋的模仿之中。才女们的不幸，全被锡庆先生言中。”

这一材料证明80、90年代的新潮女性文学具有女性写作内在自觉和追求，如此，它拥有超越人的解放历史语境以及由这一历史语境诞生的新的男权神话（或称民族寓言神话）话语制约的内在自觉和可能。

性别解放在女性作家这里，说到底是一种性别立场的确认。写作的女性被迫退回身体寻找自我，然后从自我出发寻找世界。性别群体确认、性别精神建构、性别创造力（身体和欲望）发现，意味着性别深层解放的获取。在男性话语场边缘树起女性话语的内意识空间，解放不再是外部承诺和规定，而是女性自身的性别领悟。这一领悟在小说、诗歌和散文这些传统体裁的呈现，表明新潮女性文学大面积潮涌之际正是女性文学独立于

传统文学之时。

2 个人化的女性叙述与女性叙事

一旦性别立场获得确认，女性也就取得了自身对世界的全新视角。她不再借助男性眼睛去看世界、看历史、看男性和自身。她从男性世界独立出来，发现了前所未有的真相，目睹了自身的过去、现实和未来。她知道唯一的出路是自我拯救。事实上，性别之声的发出正是女性文学的使命；而女性作家重新审视历史、现实、男性和女性的努力，既是女性主体不断生长也是女性话语涌现的过程。

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社会转型，使“文革”之后短短几年的再创历史神话男性话语企望迅速溃败落空。经济、政治和文化杂乱混交而使中心价值分崩离析，多维价值为个人话语出现创造了条件。事实上男权历史神话的失落使大多数男性作家的写作陷入颓废、荒诞，他们或寻求无望的救赎、渴望最低承诺的安慰，或回到原罪通盘解构历史。而女性作家却面对男性话语的废墟发现了新生的机遇。同样是先锋派作家，残雪在本质上并不类同于男性作家群，她将内在化的性别立场外化为成功的梦幻叙述，创造了个人化女性叙述——残雪体。残雪的梦幻叙述以对男性中心历史的解构和新的男人/女人人类关系式期待、探求为双重目的，因而内质上非颓废而是满怀浪漫激情。

残雪体为新潮女性文学贡献了第一批个人化的成熟的女性话语形式。残雪从她1985年发表《山上的小屋》开始，一直坚持着把她个人作为女性中一员对女性人生、处境及历史的特殊体验转化为语言。迥异于依附男性话语的温情脉脉女性叙事，她

独立探索的孤独苦闷、坚韧无畏以及蔑视压迫、摧毁旧的存在方式的勇气，构筑了粗砺沉重、繁复丰盛的话语世界。这一话语世界的根子，一半植入女性潜意识时空（这是对男性左右了的意识时空的抵拒）、一半植入女性理想世界。被叙述的男性世界存在和历史，在这一话语世界中不但已被拆解变形，而且被编码处理。

“现在是半夜，朋友，外面漆黑，天上下大雨，院子里人群蠕动，闹哄哄的，大雨打在他们的油布雨披上，嘭嘭嘭地响个不停。他们正在挖那棵樟树，在樟树边上放着一棵油桐树，是他们刚刚从很远的地方拖来的。昨天傍晚，他们冲进我的房里，商量的就是这件事。他们商量来，商量去，一会儿闹，一会儿哭，一会儿跳，一会儿又疑神疑鬼，开始在我房里找什么东西。一个壮汉抽起筋来，一下子叫出了声：“原来如此，要栽一棵油桐树！”

——《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

摆脱男性叙述而用自己的体验、感受去叙述/对于残雪而言，感受最深的是灵魂被囚禁，因而囚禁者的叙述是内叙述、梦幻叙述。残雪以她的梦幻叙述反征服将她女性之躯、之灵魂征服的男性中心世界。这不单是残雪的策略，也是残雪女性文学的胜利。提供一种艺术的形式也就是一种话语形式，同时更是一种女性主体反征服的形式。还有什么比这种提供更能加强女性文学质量呢？

残雪是新潮女性文学作家中最富影响力的一位，“先锋派”小说家苏童、格非、余华等直接受到她的暗示而沉迷小说形式实验，但真正得到残雪式真谛的是北京的女性小说家陈染。陈染并未重复残雪的个人化话语，但她对于残雪内在化的女性性

别立场的认同,对男性中心历史的解构与新的男人/女人人类关系式的期盼,使她颇为优美地坚守着表达具有自传意味的“妇女生活”的小说,事实上承继和发展着残雪个性化女性叙述——她的个性化女性叙事,与残雪话语构成呼应和互补。

妇女叙写自己的寓言以期唤起其性别群体的共鸣。陈染自始至终采用连续自画像、不断展示女性成长的心路历程来反征服,以放弃对男性中心世界的关注来反男权话语侵蚀。在传达女性生理、心理经验上,陈染比残雪更为丰富、具体和大众化。她的语言随经验变迁而变化,具有实验意义。《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是陈染很受欢迎的中篇。前者叙写由少女到成年女性必历的恋父和弑父情结,却是通过曲折感伤的爱情故事让人领悟,其中渗透着陈染对女性性成熟与认知世界、自身关系的哲理思考,明显是对男性认知方式的拒绝。后者记录了一位性别意识觉醒的年青知识女性在男性中心社会的孤独处境,在灵与肉分离的现代文明情境,妇女解放何去何从的根本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自然,陈染也企图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男人与女人的合作来解决这一难题。她在短篇小说《站在无人的风口》、《空的窗》中,便采用了叙述者/演讲者二重身份传达女权思想。

陈染的女性叙事关注妇女成长和妇女对世界特有把握方式,也对女同性爱情感进行了省思。陈染不同于张辛欣对异性爱理想深怀执著,在陈染看来,异性爱无非是女性认识自身和认知世界的途径。陈染也不像刘西鸿对女同性爱别有一番寄托,在陈染这里,女同性爱的限度被揭示出来。也许没有哪位女性作家象陈染这样看重女性肉身的历险,从这点而言,陈染不仅具有胆略而且颇有气派。有史的文学中,从来是男性将性爱作

为征服世界的直接成果，阳具崇拜说穿了就是征服崇拜。陈染在她的彻头彻尾的女性叙事中，却传达着反征服的征服。也许写作和征服在主体意识上相似，陈染确乎把她的文本实验做得有声有色，从《纸片儿》、《无处告别》到《嘴唇里的阳光》，三部小说集文体形式之丰富，颇令人惊叹。

反征服而征服，这就是残雪个人化女性叙述与陈染个人化女性叙事根本共通的地方。不仅表达“妇女的特殊存在”，而且对这一存在的特殊意义进行揭示。前者以女性潜意识能为引导，后者借助女性欲望探险，直接摧毁男权压迫，尽管行进中充满孤独却仍骄傲无畏，充满了个人化女性话语的激情。

个人化女性话语不仅标志着女性文学的独立成熟，而且意味着其内在再生功能的完善。女性文学的这种话语革命事实，当然已经给中国后新时期文坛注入了嶄新生机；但是对于妇女解放运动而言，它是否终将充当启蒙先锋尚不得而知。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也许在深层面上要长期依赖话语革命，因为唯如此，女性主体的内在生命力方可获得保证。另方面，妇女实际情形的多维面，甚而具有将先锋的女性话语置悬的危险，残雪的革命在目前而言最多是她个人的超越，陈染的探险仍局限在年青知识女性阶层。如何将妇女个人的深层解放与妇女性别群体解放相统一，似乎始终是五四以来中国妇女解放的棘手难题。

但是，新潮女性文学个人化女性叙述与女性叙事的诞生为女性话语提供的多种可能与高度，毕竟将中国女性文学纳入了世界女性文学秩序。在莎菲那里，女性的经验苦于没有话语形式而只能转向剖白的痛楚；张爱玲的女性目光终是借男性叙述实现对男权的批判。残雪和陈染却能自如地站到西方女权同一视平面，以“妇女的特殊存在”对抗男权存在。随着生产力的

进一步提高和科学、人类学知识的传播，个人化女性话语的意义会更趋显明。

3 境遇与话语的相逢

社会转型带来的男权历史神话的溃散，使本世纪中国文学理想主义戛然终止。从本世纪初开始，鲁迅等一批伟大的作家就把文学当作一种拯救的手段和承诺，一直到80年代，反“文化大革命叙事”又一次建立于新的拯救理想之上。如果说30、40年代以来丁玲为代表的一批女作家一直紧紧追随着文学理想主义，从而导致最终对性别立场的放弃，那么，到80年代，张洁确乎以“痛苦的理想主义者”身份完成了这个时代女性对于文学的祭典。

写作的张洁和女性的张洁同样不可阻挡地突围旧的价值规范。写作的张洁以拯救为已任，追求一种民族性寓言兑现，女性的张洁渴望发出性别之声，为女性主体人格建构自觉地寻求尺度。前者无疑是男性中心价值的理想虚拟，后者则只可能以女性价值为圆心。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张洁在她的写作中时时感到“痛苦”，这“痛苦”说到底就是她不得不以男性话语进行叙述时不得不设法包裹她的深刻的女性经验。张洁不得不牺牲女性的身体和欲望而只取女性理想精神去进行小说话语整合。然而张洁又终于自己咬破这整合的包装，她的无不与身世、人生体验相关的女性经验，时时涨破理想写作设计。《方舟》流露出来的女权意识，《红蘑菇》对妇女自身和男性世界的人性与灵魂的透彻审度，《上火》中对男性世界丑陋的鞭挞，凡此种种，在张洁那高设的人类理想图景之下，散乱而放肆犹如未被点燃的

柴薪被延搁着，但它们已发出嗤嗤烟火。

事实上，性别境遇借助商品大潮的迅猛到来而彻底裸现了。80年代中期而始的社会转型、中心价值旁落，瞬间解构了拯救理想、抽空了新的男权神话，而与之并生的是个人的生存真相凸现。现代都市在断然否决父权中心意识的同时，清晰地举起了雄性扩张无所不在的经济标尺。它不再许诺民族以及女性空洞神圣前景，也因此不再遮蔽一切存在本相。历史的屈辱、现实的压迫，女性真实的、处于历史边缘的境遇，第一次无比清晰展现在女性自己眼前。

这时候的中国女性，终于获得了与西方女性几近相通的性别体验，或许，体验还要更深锐，更痛切，因为她们曾在漫长的岁月被取消性别声音。不庸讳言，80、90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直接受到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影响。1989年2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玛丽·伊格尔顿编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1992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前，研究女权主义思想的年青学者孟悦、戴锦华采用女性主义批评方式系统地清理了现代文学史上女作家作品。另一方面，中国女作家作品也受到西方女权主义者的关注，比如张洁的《方舟》就曾在美国引起评议；翟永明、虹影等女诗人作品被介绍到海外。

女权主义思想助长和强化了随着人的解放而开始的中国妇女性别解放，加强了女性主体话语生成功能。事实上，商业时代使一切技术堡垒不再成为难点，文学的文体实验成果日益普及，美学或技术意义的转换不可能单独达成创造的长久目的。女性性别境遇所具有的存在意义的深长内涵，为新潮女性文学企及一个新的艺术空间、表达女性与众不同的生存感情带来了曙